

武汉文史资料

第十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Yt/82/11



肖楚女烈士，汉阳人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、卓越的理论战士，多次在武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。1924年，他再次来到襄阳二师任教，由于宣传马列主义，进行革命活动，为当时的反动当局所不容，欲加陷害。故此，他再次离开襄阳。行前，他（右坐者）与殷健三（左，中共党员，已牺牲）、刘子谷（中，本辑《忆革命英烈肖楚女》的作者）留影。然后，秘密回到武汉。

目 录

忆革命英烈肖楚女……………刘子谷（ 1 ）

肖楚女之光辉的一生……………艾毓英（ 17 ）

白崇禧在武汉的最后活动……………兰香山 龚梦涛（ 26 ）

白崇禧在武汉的狂想妄为……………汪济民（ 33 ）

武汉解放前夕我同白崇禧的几次接触……………李任夫（ 40 ）

白崇禧在武汉抢劫物资运穗出售经过……………李新林（ 46 ）

国民党汉口市党部跟随白崇禧逃跑记……………兆 祥（ 49 ）

记严重——立三先生……………师 籍（ 55 ）

我所认识的严立三……………匡 侯（ 68 ）

“湖北三怪”之一——严重……………刘鸣皋（ 82 ）

由左转右的孔庚……………朱九如（ 89 ）

孔雯掀的一生……………孔庆东（ 100 ）

孔庚与“武昌掘金案”……………徐 实（ 109 ）

汉口市最后一任市长晏勋甫……………陆炳熊（ 112 ）

动员晏勋甫留下来……………阮 冰（ 120 ）

“摩擦专家”——朱怀冰.....	马毓英 (126)
徐源泉其人.....	阳玄桦 (141)
“烟土大王”——赵典之.....	赵舜琴 (149)
忆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.....	吴 瀚 陈维清 (161)
武汉火柴工业与燧华火柴厂.....	姚茂青 (177)
“和利汽水”及汉口机制冰的起源和发展.....	刘汉才 (184)

参考小资料

胡汉民	(99)
段祺瑞	(125)
唐继尧	(48)
秦同宣	(108)
黄埔军校	(88)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致读者	封 三
-----------	-----

忆革命英烈肖楚女

刘子谷

时间过得真快，肖楚女烈士的牺牲，转眼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！“他的死，是革命青年失去了良师；他的死，是革命队伍中丧失了勇敢的战士；他的死，使我们更加认识了敌人；他的死，在每个革命者心上剜上伤痕！”（引自《征求肖楚女先生遗著》，1927年6月15日《中国青年》第7卷第16期）但他的革命精神是不灭的，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！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今天，重温肖楚女烈士一生的言行，是更有其现实意义的。

（一）

肖楚女烈士是我在师范学校学习时的老师，也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先驱。我不但思想上受他的影响，而且我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还是经他亲自向林育南、卢春山两同志介绍的。从我认识他那天起，直到他牺牲之前，我和他都经常有联系；尽管他后来负责党的工作，东西南北，行踪不定，而我在搞农民运动，不曾碰到一起，但我们总有书信联系。可惜，他写给我的大量信件，在我的老家被敌人搜抄时焚毁了，片纸无存，令人至今犹有余恨！

肖多次同我谈起自己的生平。他家原在汉阳鹦鹉洲开木行，

生活比较富裕。后来不料一次长江洪水暴发，大水把木排冲走了，继之又遭火灾，遂至破产，沦为贫民。他母亲把他送到汉口一家杂货铺当学徒。有一位留日学生是这家杂货铺的邻居，常来铺里闲谈。肖便向这个人借《直方大斋》看，看完一册送还，另借一册。这人说：“《直方大斋》是数学书，需要演算的，你看它行吗？”肖说我都演算过了。这人把他所作的算术拿去一看，果然一题不漏都作出来了，而且答案正确，大为惊讶。于是，这人向杂货铺老板商议，说：“你这个学徒很聪明，有天才，可以造就。我帮助他，白天让他上学读书，晚间回店帮你记账。”就在这位热心人的帮助下，肖进入了新民中学。求学期间，目睹当时教育的腐败，清王朝的昏庸无能，深感中华民族的生存危在旦夕，非起来革命不可。他带头闹起学潮，结果被开除出校。此后，他奋起参加了武昌辛亥革命活动。

辛亥革命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，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。袁世凯串通在武汉的同伙，血腥镇压革命运动，搜捕革命志士。肖躲在一家商号楼上，闭门读书。后来，这个商号运货往上海时，把他放在一只货箱里作为货物运到上海，这才脱离虎口。

(二)

肖第一次到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，是1920年9月。我恰是这一年秋季招生考入的预科学生。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一天，他挨着秦仲宣（纵仙）先生坐在首排教职员席位上。在校长刘泥清例行公事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，便是肖老师上台演讲。他首先指出：一切有用的学问，都是研究社会现实生活的工具。学生应当参加社会活动，不能死读书、读死书。又说，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，就要有信仰，要确立自己的“人生观”。他边讲边打手势，滔滔不绝，不用讲稿，出口成章，抑扬顿挫，神采飞越。

他的讲话，深入浅出，热情奔放，闪烁着革命的智慧，是我闻所未闻的。全体同学也聚精会神鸦雀无声。

当时，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，教育界正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。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把国文课程分为语体文和文言文两门。肖老师来二师，主要是教语体文，即所谓“白话文”。但由于高年级的物理和哲学没有人教，也请他担任。

一般语文教师和文言文教师常彼此相轻，互不相容。而肖楚女和秦仲宣两人却不一样，彼此间不仅毫无矛盾，而且相互尊重。肖老师常对我说，秦先生学问渊博，读书下过功夫。对诗、文均有高深造诣，这是你们应当学习的；至于他生活散漫，放浪形骸，则不宜效法。秦则赞美肖老师思想新颖，才华横溢，敬佩他怀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，告我要学习肖老师的为人。肖老师这时在教学方面，注意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、新道德、新文化，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、旧道德、旧文化。对学生的思想进步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1920年9月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，重申废除帝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，放弃侵占取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强行掠夺取得者，皆无偿的永久归还中国；同时，希望中国与旧俄政府断绝关系，同苏俄建立正常国交。而当时北洋政府仰东交民巷英日等帝国主义者的鼻息，对于苏俄政府这一友好态度，置之不理。肖老师将这一消息向同学传达，群情激愤。他亲自起草“快邮代电”，要求北洋政府接受苏俄的宣言，迅速与苏俄政府建交，驱逐旧俄驻华官员。由于当时襄樊地区学生尚无联合组织，这个“快邮代电”只是假借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，但这已在襄樊地区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！

1921年初，学期即将结束时，校长刘泥清被免职，单家葵接任二师校长。当时师范学校学生的伙食、制服以及书籍等，都系

公费开支，任该校校长在所谓清水衙门的教育界看来是个肥缺。当校长的人，一般都有后台。二师的这一变动，刘泥清事前似无所知，感到恼火。因此，他胁迫教职员秦仲宣、肖楚女等若干人，一同离校，企图引起学潮，挽刘拒单。同学们对肖、秦两先生是爱戴的，希望他们不走，但是终于被迫走了。

(三)

肖楚女老师离开襄阳二师后，曾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教书。这时，他应恽代英之约，前往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教书；不料他到达泸州时，恽代英被赖心辉部属关押起来了，弄得进退无着。在旅邸中，肖老师认识了一个土酋（姓名记不清了），请他当代表去重庆作说客，并付给他几百元的活动费。他到达重庆后，立即给这土酋写了一封信说：“我到泸州访友不着，手中分文无有，因此应允你的委托，借你的钱作路费来到重庆。现除用掉的路费之，余款全部奉还。至于当你的代表，我不能干，你另行派人好了。”那时他在土酋的范围之下，不这样离不开泸州。

肖老师从泸州到重庆后，住在重庆一家旅馆里。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常来这家旅馆，同他谈过几次话，佩服他学问渊博。请他到该校教书。当教务主任在课堂上向学生作介绍，讲到肖老师是那一学校毕业时，两眼望着肖老师说不下去了，因为教务主任事前不曾问过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。肖老师立即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兄弟是自修大学毕业的！”顿时全体学生都活跃起来了，对肖老师自学成才，甚感敬佩。

该校旧势力盘根错节，封建保守思想严重，有些人为了排斥打击新人新事，保持自己的地盘，竟不惜采取造谣、诽谤、污蔑、陷害等卑劣手段。当时张闻天同志也在二女师教书，保守势力视他为眼中钉，为了把他排挤走，竟凭空捏造罪状，诬陷他调戏女

生，而且居然唆使某女生出来作证。肖老师提及此事，十分愤慨，说天下竟有这等咄咄怪事，说明为了打击进步力量，旧势力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任何卑鄙无耻的伎俩都可以使出来的。

五四运动之后，有些地区为了改进教育制度，开始考虑三三制，即前三年为中学程度，后三年属专科性质。各省设立的师范学校，原来统一规定五年制：预科一年，本科四年。有的把它增加一年，后二年为专科。据肖老师说：重庆二女师为此曾举行教务会议，讨论专科的必修课程。有个国文教员开出了一个必修课程的书目，为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二十二子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古文辞汇纂》、《御选古文渊鉴》、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、《全唐诗》，以及印度哲学等，要学生阅读。肖老师不赞成这种要学生死啃古书本的办法，说“不是一个富家小姐，就买不起这么多书。其次，在这么有限的学时内，学生即使连小便都不去解，也无法读完它。第三，读这类书，试问对现实生活有何裨益，能起什么作用？开这书目的老师自己是否全读过？第四，我不懂印度文，我就无从研究印度哲学；我不知开列这书目的老师自己是否懂印度文和了解印度哲学，而要这些青年女学生学习印度哲学，岂不荒天下之大唐吗？！”这样一来，教务会议没有能继续开下去。事后，学校教务主任来找他，说那些教员都不同意他会上的讲话，联合起来向学校提出辞职，问他怎样处理才好。他说：“这些人成帮结伙的向你辞职，你一时从那里去找这么多的人来顶替？显然，他们辞职是假的，要我走是真的。我一个人走了，你容易找人代替，问题不大；还是让我走的好。”就这样，他离开了重庆二女师。

肖楚女在重庆曾任《新蜀报》的主笔。这份报纸在当时僻远的中国西陲来说，经他的手点起了革命火星，可算是蜀中一盏独一无二的明灯！他用自己的笔作刀枪，愤怒地抨击旧中国封建主义，揭露地方军阀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，以及帝国主义者

中国的罪行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唤醒人民奋起走上救国的道路。从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惶惶不安，对他采取高压手段。一天，重庆警察局长（或王陵基的重庆卫戍司令部）请他去，说：“肖先生，你在重庆宣传共产共妻，这是不能容许的！”他义正词严地驳斥说：“局长先生，你看，你身上穿着浙江的抗纺，我只穿一件竹布衫子，试问是你共了人民的产，还是我在共产？！你们这些人，都三妻四妾，无数的小老婆；而我尚未结婚，连一个妻子也没有，到底是谁在共人的妻哩？！”审问肖老师的那家伙羞得满脸通红，无言对答，却蛮不讲理的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这儿容不了你，你必须离开重庆！”不容分说，当即派军警用“滑竿”把他抬上，押送上船，强迫离开重庆。

(四)

肖老师第一次离开襄阳二师后，他所教的语文课，由陆尚功接替。陆系当时襄阳道尹公署的秘书，此人文笔尚通顺，但学识浅薄，对新文学一窍不通。

当我得知肖老师已从渝回武汉时，便发动同学向学校当局提出，要求辞去陆尚功，聘请肖楚女来校任教；校长单家葵同意了。于是肖第二次来到襄阳“二师”。

肖老师回到“二师”后，专门讲新文学，自己编写讲义，不再担任物理和哲学课程了。他向我们提出学生自治的口号，说：

“学校是属于学生的。学校的教学和一切设施，都应以学生为主，为学生设想。”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主人翁思想。在肖老师的领导下，我们着手组织“二师学生自治会”，他亲自动手为我们起草《学生自治会章程》。很快就把“学生自治会”成立起来了，这在襄樊地区的学校来说，算首屈一指，为后来的学生运动起了带头作用。

肖老师这次来“二师”和以前大不一样，直接向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中国问题，改造社会，改造中国，他介绍我们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唯物史观》、《阶级斗争》、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、《马克思经济学说》，以及恩格斯的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等等书籍，从而启发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，激起了青年人追求革命真理的热情。同时，还介绍我们订阅各种进步报刊，如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《民铎》、《觉悟》以及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。特别是《向导》和《中国青年》，由他直接联系订购，交我经手分发同学们阅读，有的收费，有的干脆赠阅。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这就使生长在偏僻鄂北的地区长期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学生们，眼界大开，幡然觉悟起来。

由于肖老师在这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和贪官污吏残酷剥削人民的罪行，受到地方反动当局的嫉视，企图对他进行迫害。特别是他写了《新聊斋志异》和《基督教底唯物营业》两篇文章，接连发表在1924年《中国青年》第24期与第25期上。前者揭发襄阳道尹熊宾一向假借做慈善事业之名，欺骗群众，募捐自肥，剥削老百姓及其下属小职员。一次，熊忽然异想天开，佯言隆中有仙降世，预示全襄祸福，私扮二无赖作判官置巨箱中，杠往。不料襄阳镇守使张联升恨其狡猾，于出城时检查出来，笑话传遍全城。后者，则是揭露襄阳天主堂总司铎意国人车格里，用上帝的名义，对平民放三分高利贷，残酷剥削中国人民。襄阳地区教会势力相当大，它们披着宗教外衣，干些卑鄙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在群众中还有其迷惑欺骗作用。肖老师的这篇文章，剥掉了它们的画皮，击中了要害，这在他们看来，真是大逆不道。因此，帝国主义分子同当地军阀、官吏以及士绅勾结在一起，对肖楚女狂吠、攻击，说他是“过激党”、“赤化分子”，紧罗密鼓，准备下毒手镇压、迫害。

要逮捕肖楚女的消息首先由校长单家葵透露出来，又得到国文教员杨立生的证实。我们考虑到肖老师的安全，担心他陷入罗网，遂决定劝他去武汉。行前，肖老师同殷健三（学名乾山。均县人，后来入党，牺牲了）和我，三人照了一张像，没让其他人知道。我和殷健三送他乘襄沙路汽车秘密地离开了襄阳，脱离了虎口！

肖老师走后不久，我们就发起组织“襄樊学生联合学会”。我走访串联了鹿门中学、襄阳女子师范讲习所，以及教会学校如鸿文书院、天主堂女子学校等。襄樊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，我们发表了宣言，进行反帝运动，号召人们抵制英日货，劝导商人不要买卖英日货。我们组织宣传队在街上演讲，散发传单，广为宣传；同时成立若干检查队，分别到商店进行检查登记，约定将店内现存仇货（即英、日货）售完为止，不再购进新货。不料樊城有些商号阳奉阴违，在限期之后继续从汉口运进新货，被我们的检查队在樊城下游十五里地东津湾查获，将几艘货船押抵樊城。同学们对这些只图利不爱国的资本家感到义愤，把仇货从船上取出要付之一炬。资本家纠集许多流氓、打手围殴学生，酿成流血事件。襄江两岸立时鼎沸起来！

襄阳镇守使张联升和道尹熊宾亲自出马，率领警察、士兵对学生镇压、迫害。强令学校开除为首学生。我们联想到肖老师被迫离襄的情景，察觉了张联升、单家葵互相勾结的阴谋，对单更加痛恨。于是运动由反帝斗争转为要求撤换校长单家葵和一些不称职的教员，由学生来管理学校。在反动当局的压迫下，我和殷乾山、方福升（后改名方复生。新中国成立后任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）、程欽（或左泽民，他二人谁先谁后现记不甚清）四人被迫离开学校。我们走后，单家葵又开除了一大批同学。学潮延续了一年多，单家葵终于被赶走，大革命的火光开始笼罩襄江！

(五)

肖老师从襄阳到武汉，办过一份报，对开纸的篇幅，单张。报的名称是《楚江日报》抑或《江汉日报》，我现已记不甚清。我在该报付刊上还发表过新诗和文章。

此后，肖楚女作为党的特派员又去过重庆，但为时不甚长。1925年，他被派到河南工作，在开封主办过《中州评论》，发表了大量文章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成为豫陕地区反帝反封建的号角。河南反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恼火和惊恐。肖老师写信告诉我说：“一天，开封警备司令部把我抓去，并召集他们所有的侦探（即特务）到场，指着我对他们说：‘今后你们如再遇到这个大麻子来开封，就毫不迟疑地把他抓起来！’当即派兵勒令我出境。他们对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，竟如此心惊胆战，可见他们内心底虚弱，外强中干；只要我们唤醒人民群众起来革命，中国的反动统治政权是完全可以推翻的。”

他从开封转到上海，同恽代英共同主编《中国青年》，并在南京、苏州等地指导青年学生运动。而当地学校久为江苏军阀所垄断，采用各种手段麻醉广大青年学生，妄图使他们成为“两耳不问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。当时东吴大学、南京高师等许多学校如一潭死水。肖愤慨地指出：“此袁世凯小站兵练兵之阴谋，而教育界封建政治之成功也！”（引自肖楚女作：《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》，载1925年8月1日《中国青年》第86期）为了粉碎反动派禁锢青年的阴谋，打开沉闷的局面，他深入各校讲演，号召青年学生要面对现实，参加革命，到群众中去。

(六)

肖楚女面黑而麻，衣履随便，但身材俊拔，风度洒脱，另有

一种令人神往的轩昂气概。记得肖初到襄阳二师给我们讲课时，恰逢我班一位叫鄢元明的同学，也是满脸麻子，两人刚巧碰在一起进入教室，肖老师望着他一笑说：“呵！我们算同病相怜啦。”大家为之欢腾起来。

肖老师非常珍惜时间。他在襄阳二师时，有的教职员下课后外出看戏，或打麻将、扑克赌钱，他从不参加；下了课就看书、写文章，或与学生交谈，解释疑难问题。只有秦仲宣老师和他交谊甚深，有时晚间到他房间里去玩。他常闭门谢客说：“你不用备课，我却还要看书呢！”他看起来，如饥似渴，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。对当时新出版的书籍、杂志、报纸，无不买，随买随看，并作标志，以备应用，决不搁置。他说：“正面的东西要看，反面的东西也要看，不了解反面的东西，如何能去批判它呢！关键在于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、衡量它的是非。”

肖老师走到那里，书籍就随身带到那里，他的所谓“行李”，基本就是书籍，此外别无长物。他第二次离开襄阳时，我亲手帮他收拾“行李”，深知其底细。他当时送给我《科学人生观论战》、《俄国文学研究》（小说月报专辑）、《赫格尔一元哲学》，以及《社会主义集要》等多种。前两本，现已捐赠重庆市博物馆。后一种，《社会主义集要》是他从所阅读的杂志、刊物上剪辑下来的许多文章，如陈独秀的《马克思学说》、《社会主义批评》，李大钊的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》、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》等等，共计八十七篇汇集而成的。这就具体说明他在阅览和治学方面，是如何善于去粗取精，学以致用。此本封面内有肖先生亲笔所写“乾山子谷两弟留阅”题记，现已捐赠给武汉市文物管理处。

肖看问题很尖锐，文思敏捷，真个是“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”。当他在写文章时，你如果站在他身边，他也旁若无人，专心致志地纵笔直挥，直到他写完终篇，抬起头来见到你，才会心的笑一

笑，表示歉意。见此情景，不由得使你对他的工作热情产生无限敬意。

肖写的文章，犀利豪放，鞭辟入里，战斗性强。矛头所向，不是揭露封建军阀、帝国主义，就是痛斥贪官污吏，以及反动文人。他登台讲演，亦复豪迈奔逸，富有鼓动力，极能吸引听众。他不用讲稿，侃侃而谈，常两三小时，滔滔不绝，听众亦绝无倦容。他在教室里讲课时别班同学常来旁听，室外恒围满了人。有的回忆文章却说“他过去没有教过书，到二师是第一次走上讲坛。为了解决缺少教学实践，经验不足的矛盾，他每天在天刚亮时就拿着一块镜子跑到山上，将它挂在树上，对着镜子练习讲课，同时注意讲课的姿势，声调高低、快慢和口型。”（引自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，《肖楚女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）此乃纯属捕风捉影之谈。

肖生活刻苦，持身谨严，终其身没近女性。他曾对我说：“我不是禁欲主义者。但人都有审美观念，我一脸大麻子，漂亮的女子不会爱我，不合我意的女性，我也不会爱她。”以此，他长久没得爱人。大革命时期，武汉曾有一位女同志（姓名已回忆不起）声言“非肖楚女不嫁”，有同志让我告诉肖先生，我照办了。肖回信给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告诉她，我有麻子，切不可隐瞒。”我一打听，方知这位女士也有同样缺陷。待我回信他时，他已因病住进医院了，此后即无下文。

肖老师从不坐人力车。他说，他有个妹妹在武昌育婴堂（教会办的，具体名称记不清），冬天需要被子，他亲自背着给妹妹送去，在进城门时碰到一个同事，惊问他为什么还坐人力车送去。他说：“我是人，人力车夫也是人，为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他拉呢？”他认为有的人一穿上了长衫（指绅士文人）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，轻视劳动，是可耻的。

肖老师对于一个人的名字，有他独特的看法。他说：“一个

人的名字，只不过是代替自己的符号，以便于识别和称呼罢了。而历来士大夫们却喜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，什么名、字、号和别号等等，一大堆，殊属无聊之极。我名‘秋’，是我母亲给我取的，因为我是秋天出生的。我一直就用这个名，从不更改。至于‘楚女’，则是我的笔名，不是‘字’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这个笔名是否出于杜诗‘楚女腰肢亦可怜’句？”他不禁瞋目相视大笑说：“我当时是将它作为‘丑侶’的同音字来用的，别无深意，与杜诗无关。你们千万不要步胡适的后尘，牵强附会，搞些无聊的考据！”

(七)

肖老师是学而不厌，人不倦的。他的海人，既严正又和蔼。他不是扳起一副正经面孔来教训你，而是就你所表现的具体行为和所提问题，进行分析，讲清道理，指明方向，使你乐于接受，无形之中受到他的启迪、陶溶。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谆谆教导，对凡属和他有接触的青年，也都是循循善诱，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。

他曾经告诉我，他在上海大学教书时，大夏大学有一青年学生从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署名“楚女”，以为他是女性，写信向他求爱，约请晤面。一天，这青年西装革履，头髮梳得油光光的，到上海大学传达室声言要见“楚女女士”。恰巧他正在传达室，即忙回答说：“兄弟就是楚女！”这青年见他满脸麻子，是个男的，大为吃惊，感到非常尴尬，无地自容。他为了解脱来访者的窘境，笑着说：“你既然来找我，就请到我房间里坐坐，没什么关系。”这位青年自此长去向他请教，得益非浅，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战士，加入了党。这在当时是颇为风传的趣话，可惜我现在记不起这个同志的姓名了。现在，有人说这是他在重庆《新蜀报》社发生的事情，肖楚女约这男子到报社相见，是有意“对于

轻浮浪子之辈”的“惩戒”（黎显衡：《肖楚女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36—37页），显系误传，与事实不符。肖把这青年的行为看成是个社会问题，不是耻笑和“惩戒”所能解决的，应当设法予以矫正。他抱着“责善只能对于自己，不可以己所‘善’者，责之天下人，但必须以己所善者去劝诱天下人”。（引自楚女作：《亏本与革命》，1924年5月24日《中国青年》第22期）这也是他为人所不及之处！

肖反对封建的旧礼教、旧伦理观念，但不鄙弃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他对他母亲是非常孝道的。他常和我谈到他母亲如何含辛茹苦抚养他兄妹们成长，并说：“我母亲的遭遇，是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。在这抢饭碗的社会里，我也不能不当一个教员来抢一碗饭，奉养我的母亲。”他母亲死时，他是很悲痛的。但他化悲痛为力量，说“从今而后，我无后顾之忧，可竭尽全力为革命事业奋斗了！”

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，尽到做“人”的意义。要学墨翟“摩顶放踵而利天下”，不能“独善其身”，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可能独善其身。他说：“人的意义，更不是消极做个好人所能显得出来的；是要在积极方面，不但做个好人，而且去做个奋斗的好人；不但做个奋斗的好人，而且去做个永远奋斗的好人的。这便是说我们应当从罪恶的重围中突骑挺戈而通过，不应学那愚笨的鸵鸟以不见敌为安全而去回避现实（引自楚女作：《隐居与避恶》（通讯），1924年6月7日《中国青年》第34期）。因此，他赞赏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名言，认为人生应当象蜡烛一样，烧尽自身，给人以光明。

肖老师的人生哲学，是利他的、战斗的、革命的！